

当代西方
政治经济学

译丛

[日] 伊藤·诚 [希]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著

Makoto Itoh and Costas Lapavitsas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孙 刚 译
戴淑艳



经济科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日]伊藤·诚 [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著

孙 刚 戴淑艳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玉志

责任校对：孙 昉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潘泽新

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

[日] 伊藤·诚 [希] 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 著

孙刚 戴淑艳 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永明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12.75 印张 280000 字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058-2758-8/F·2149 定价：2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成员(按汉语拼音排序):

崔之元 杜两省 郭庆旺 卢昌崇

孙 刚 王绍光 王 询

顾 问: 汪祥春

编委会还将推出第二套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经典译著系列丛书。

《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译丛：

1. 《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
2.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3. 《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
4. 《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
衰减的回应》

丛书总序

在当今的中国，对于一般地称做“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者来说，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是两大流派，至于两大流派可否交融，甚至可否“交谈”则存在争论。而对于这一领域的教师和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门课程。从这两个方面看，都可以说是“西方”不“政治”，“政治”不“西方”，将“西方”与“政治”同时加诸于“经济学”之前连用，便需要费一些口舌，做一番解释。“西方经济学”自然源于西方。我们所谓“政治经济学”同样是来自西方，不过传入中国较之今天人们所谓“西方经济学”早一些而已。因此，要做解释就需要将眼光投向西方。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初，已经被人们使用了近400年。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发表，迄今也已有200余年。而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作为一种职业，则始于19世纪20年代，其时，英国的大学指定了第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也已经有了180年的历史。但自19世纪末以来，“政治经济学”便逐渐为“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以至在很多人眼中，“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这一学科儿时的“乳名”。当

然，从共指同一事物的意义上说，“乳名”与“学名”是同义词，可以混用。将“政治经济学”改称为“经济学”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歇尔。翻开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开篇可见“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几个字。影响巨大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在1976年的第10版中也写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字样，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

当萨缪尔森忙于删除其《经济学》一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词时，在其他一些学者眼中，“政治经济学”一词正再度复兴于西方。不过涵义已不同于其传统用法，而且在不同学者的眼中，其涵义也大不相同。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未放弃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而且，他们所谓政治经济学也正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西方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乃至西方与西方，中国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马克思的理解不尽相同。

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多少与正统的经济学有所不同，它更多地继承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传统。而“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中，尚可区分出有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的两种取向。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和弗吉尼亚的一些经济学家挪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来表示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核心的一些研究。这一取向大大地弘扬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传统，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各种政治问题和政治过程。以此类推，另一些学者则侵入了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等其他社会科学家的领地。将这一取向推向极端，便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统一整个社会科学。这种取向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已有

所反映。2000年之春，在一次颇有档次的国内经济学研讨会上，一位国内颇为知名的中青年学者便扬言要用经济学的方法统一社会科学，他甚至进一步具体地指出，这也就是说，要用博弈论来统一社会科学。且其发言时语言相当犀利，音调颇为铿锵。不禁使人想到历史上粗暴的、野蛮的、法西斯式的试图以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当然，武器总是不断进步的，吴钩越剑、坚船利炮、飞机坦克、核弹导弹，乃至经济学家手中的博弈论，但无论武器多么先进，是否能够据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则是值得怀疑的。

相对而言，另一取向则较为和缓。一些自称或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经济对政治的影响。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与经济”之学。由此推而广之，则可以分析社会、文化及其他各种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或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从而，政治经济学便成了一个大“交叉学科”，乃至更宽泛化而成为“社会科学”的同义词。记得一位西方的前辈曾说：“只有一门社会科学，那就是研究社会的科学”（笔者忘记了这位前辈的大名，在这里谨向他老人家致歉）。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其如何地和缓，当他或她“进入”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传统领地时，也会携带着自己惯用的兵器，更多地使用经济学的方法。但这些学者较前一类帝国主义者更能尊重其他社会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甚至有时也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武器。具有这一取向的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和缓得也许不应再称之为“帝国主义者”，而应称之为“大同主义者”。他们主张“和平统一”社会科学。

无论“侵入”，还是“进入”，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者的研

究视野确实是超出了正统经济学的范围，而且正如前面所说，不同的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的涵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有不同理解，其内容是极为庞杂的，要将其全面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何况本丛书的策划者和译者们眼界有限，能力有限。本丛书只选译了四部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只能为其读者提供一个管窥的机会，使读者们略见“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之一斑。不过，由于在此之前，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不知道当代西方还有“政治经济学”，因此，即使只是使人们知道有此一物，我们自以为也可以算是有了一点功德。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诸方面确实是相互联系的，而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各方面“耦合”得过于紧密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很多问题不是靠一个学科的分析能够认识和解决的。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引入对于繁荣中国的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而解释、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是大有助益的。

尽管有前面的自谦之言，但我们相信，构成本丛书的这四部书（《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减的回应》）在当代西方纷纭的政治经济学类书籍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从性质上说，在四部书中，有两部是介于教科书与专著之间的著作，另外两部则属于专著。从所属流派上看，一部是对各大流派的综合论述，两部代表了更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的观点，另外一部则代表了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从所研究的领域看，第一部涉及内容广泛的各种现代政治经济问题，第二部集中于宏观经济

中政治经济学问题，第三部更具体到货币金融领域，最后一部则是对有关组织的一个特定问题的专门研究。具体一点说，这四部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如下：

巴里·克拉克的《政治经济学》涉猎领域或问题最为广泛，但也不能涵盖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其作者按照自己的认识，对政治经济学及其与有关学科的关系做了简要的探讨，介绍了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历史。更多篇幅则是从古典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四个主要流派的角度，对政府的作用、通货膨胀和失业、贫困和不平等、文化与性别、教育等范围广泛的现代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阿伦·德雷泽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一本专门为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编写的教科书，但该书属于一个新的领域，其风格则介于教科书和专著之间。该书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了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例如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 and 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

伊藤·诚和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的《货币与金融政治经济学》则是一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我认为，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较多的，也较为深入，选择一部由日本学者作为第一作者的书来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偶然。该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又小于前面两部著作。不过，在当今世界上，货币与金融确实是极为重要的。该书介绍了作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货币与金融理论，分析了货币、信用、银行、资本市场的逻辑

和历史起源、运作原理以及金融不稳定问题，并特别探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货币与金融的实践和理论。

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减的回应》一书篇幅较小，既可将其视为一部短篇的著作，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长篇的论文。该书一经出版，便赢得好评如潮，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引用率”。与前面三本书有所不同，书名中没有“政治经济学”字样，但其确实是一部公认的当代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该书的书名已明确地指出了书中的内容，此处不需多言。

王询

2000年12月

译者序

货币与金融是经济活动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与金融产生的背景是市场经济，货币与金融的发展也离不开特定的经济环境，从来就不可能独立地存在。但是从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因经济活动与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货币与金融却对经济活动本身构成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而日益扩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越发达，越需要货币与金融的中介，越需要金融的发展。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成为经济运转的枢纽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金融成为一国经济是否可以平稳运行的关键。

虽然在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或者被经济学家们重新命名为）经济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金融学似乎是（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独立于经济学的单独的学科（例如，彼特·纽曼（Peter Newman）主编的《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就把金融学定义为：金融通过它所专门研究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而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领域。金融主要研究的是资本市场的运行和资本资产的供给与定价。金融的方法是运用近似替代物来

定价金融合约与金融工具，金融学成为单独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似乎出现在当代。但是，有两点是必须要清楚认识的：第一，现代经济学同始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一直有着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离我们很久远的时代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第二，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从古典经济学产生那一天起，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就必然包含着金融的要素。虽然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金融没有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分离出来，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但是，金融从来就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从来就不可能没有对金融的分析。缺少金融分析的经济学，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必然是不深入、不完整的。

虽然，金融学作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是在当代才出现的，但对金融的研究却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和现代许多的经济学家都把货币与金融作为他们研究的中心。本书的两位作者，日本国学院大学的伊藤·诚和伦敦大学的考斯达斯·拉帕维查斯，比较深入地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比较有影响与代表性的货币与金融理论进行了介绍分析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本书重新考察了货币的历史与逻辑起源，讨论了生息资本和信用体系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条件，同时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同货币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不稳定性及其影响等问题，最后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与信用。

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讨论经济学各流派有关货币与金融理论的专著，在经济学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在经济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中国，这部书的出版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应该说，本书的作者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的。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货币与金融理论的分析很具特色，虽然对马克思的一些评价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但一些分析方法还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国内理论界虽然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但竟没有一部对于马克思货币与金融理论的分析性专著，从这个角度讲，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孙刚

2001年1月

前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活便经常受到极度不稳定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但它结束于一场通货膨胀危机，该危机导致了一次一直持续到今天的、长期的经济萧条。在这次萧条中，各种各样的政策被采用，以重建稳定与和谐的经济增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同国家福利措施、浮动汇率、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新自由主义对边际及所得税率的削减以及在汇率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结合在一起。然而，这些政策没有一个取得了成功，政策的失败对于劳动阶级和社会弱小阶层的就业与实际收入造成了痛苦的影响。

同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直在持续进行着重建，并导致世界市场中竞争的进一步增强。为了重新获得活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向着重新建立竞争和自发性地运行国际市场秩序的方向前进。新的竞争条件证明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弱小成员的生存是非常残酷的。这种历史趋势既是战后凯恩斯理论经济干预主义失败、国际福利措施崩溃和工人们的合法权利与工作条件恶化的原因，同时也是结果。在此时，不可能回答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建将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结束。然而，有一件

事情已经是非常清楚的：欢呼前苏联集团崩溃和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最终的胜利的幸福感觉已经消失了。世界资本主义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转变，而这对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具有灾难性的意义。

非常明显，这一时期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一直是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相继采用的经济政策似乎加重了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性。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要想带来货币与金融的秩序与和谐是如此之难？这一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主要的经济思想流派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自然的和没有历史阶段的社会秩序。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典型地应该归因于有关当局错误的和误导的货币与金融管理。如果理论与实践的错误与不正确的理解被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基本的自然和谐也许会通过其自身得以实现。尽管这一概念被普遍地接受，但至今还不可能在实践上设计出可信赖的政策，使自然的和谐具体体现。然而，政府一直在继续运用广泛的货币与金融政策，这反映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货币与金融的社会功能的复杂性，显示出对货币与金融实施某种管理的基本需要。政府的货币与金融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是很难确定的，对于该问题的理论争论可能在未来还会继续下去。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政策的正确结合可以恢复资本主义货币与金融和谐预期是高度值得怀疑的。

本书是对新古典自然主义观点的批判，并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通过聚焦于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性，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货币与金融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

持久力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强调。通过采用广泛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分析强调以下三点：

第一，资本主义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不仅存在于市场运行（和政府有关当局对这些运行的影响）方面，同时也存在与资本积累本身的过程之中。货币与金融的不稳定并不仅仅是由于政策的错误，或者货币与金融机制的缺陷所造成的。要想全面地确定这种不稳定的根源，有必要全面地考察实际资本积累同货币与金融的社会联系，并证明它们的矛盾冲突和经常的不合理特征。超越对于货币与金融狭窄的技术方面的处理，特别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专业论著，揭示更广泛的问题，并关心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影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在历史条件中，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的特点一直是复杂的与变化的。由信用关系扩展的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市场必然具有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的因素。资本主义已经表现出格外的（本质性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产生于货币、金融同实际积累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属性与影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要想充分了解当代货币与金融不稳定性，必须对其历史演进进行评价。即使从货币与金融纯理论的角度来看，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况也决不应该予以忽视。

第三，在其适当的历史情况下，对竞争理论的关键性评价对于货币与金融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自从18世纪初期起，分别属于不同思想流派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反复地对一些关于货币与金融的问题进行争论。这些问题包括，货币的历史起源、货币产生的逻辑证明、货币的社会与经济功能、商品货币的理